

從藥學到公衛 往人少的方向去～

宋鴻樟教授專訪

文／黃捷、趙冠萍（環衛所碩士班）

圖／環衛所

宋鴻樟教授，大學時主修藥學，研究所就讀公衛研究所。雖說藥學和公衛皆以維護人類健康為旨，科目也有一些重疊，但在研究方向或對問題的切入角度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範疇。何以轉換至公衛領域？宋老師不加思索地說：「想走不同的路。」

當時，只有臺大醫學院設有研究所，而醫學院也僅有微生物、生化、藥理、生理和公衛5個研究所。他的同班同學多數想繼續深造，無論是出國或留在臺灣，而他自認個性不適合去藥廠或醫院工作，又不想開藥局，因此也走上學術的路。

「出國的比較多，我們班就有一半的人出國。」他說：「因為當時臺灣的教育環境並不是很好，大家認為留在臺灣沒出路。那時幾乎沒有中文教科書，要讀一本原版書也很困難，常用盜版書。所以流行『來來來，來臺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。』的說法。大部分同學選擇生化或藥理，但我不想跟人家擠，加上對世界衛生組織有興趣，因此報考公衛。」他考上公衛組，就這樣開始在公衛的世界裡深耕。

在選擇研究題目時，本著自身的藥學背景，做了許多藥化、生物抽取分析，建立扎實的化學實驗底子，因此往環境衛生領域發展。「當時就做過淡水河、高雄港等的環境污染調查。」逐步累積公衛調查、檢驗的經驗，「學然後知不足、

從做中更能學」，因此為未來的研究之路打下穩固的基礎。

碩士畢業後，正好公衛所提供了一名助教缺額，便留下來服務。他提起這段特別的緣分：

「我的老師身分很特別，是從美國來的神父，專攻環境及工程領域。我做他的助教，那時的助教算是老師，可升等，所以我當了3年助教後就升講師，並獲得中華醫學基金的獎學金進修。」當時臺灣公共衛生人才短缺，因此政府、國科會和WHO非常鼓勵在職教師進修，提供獎學金和進修資訊，開放醫藥衛生相關教師申請。宋老師把握了這個機會，獲得獎學金補助，到華盛頓大學唸書。

因政府規定公費生畢業後須回國任職，宋老師在取得環境衛生碩士學位後，便立刻回臺大任教，兩年多後升副教授。但在任教期間，對於國內外的學術資源、研究環境落差深感困擾。年輕學者不易取得儀器、也難以從別的系所獲得支援，在資源不足的狀況下，「實驗室的研究根本沒辦法進行」！他搖搖頭苦笑。此外，還有升等的壓力。所以，他又做了個轉向的決定，往流行病學發展。

但流行病學和環境衛生在專業知識和研究方向大有不同，因此他決定重拾學生身分，再去美國深造。「其實，我是受到一位從美國加州大學



來演講環境毒物的講者刺激。我對他的研究很感興趣，詢問他是否能夠讓我跟著學習，但他說他沒這個意願，因為他需要的是博士人才。」所以，他決定讀博士。

完成博士學位後，原以為可以學成歸國、發揮所長，但因子女已進入升學階段，考慮到家人可能不適應，當時他打算隻身回國，讓家人繼續在美國生活。可是院長要求他應全家回臺，否則往後必定經常往返，耗時費力。幾經考量，他留在美國工作。

宋老師先後在田納西及亞特蘭大大學任教，共12年。在亞特蘭大，授課的時間很少，主要是寫研究計畫，他說：「我們的系是靠研究計畫存活，曾經一年寫10個研究計畫！」因著這樣的環境，練就了撰寫研究計畫的功夫，也為自己累積了甚多見識、經驗和學術產量。

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，受到林瑞雄教授邀請回國至公衛學院教書，然後在王榮德教授的協助下，隻身回國任教，一待便是20年，前10年在臺大，後10年在中國醫藥大學，主要以環境流病和流行病學為授課科目，也講論文寫作。「從臺大轉任中國醫藥大學也是機運」，宋老師笑說，「那年我63歲，剛好遇到楊志良教授，他退休後到亞洲大學，我開玩笑說我也退休去亞洲大學好了，他就帶我去見學校的董事長，所以我就提早退休去。」

他和學生相處融洽，不曾產生齟齬，也不曾讓學生抱怨。「老師從來就是讓學生自己做事，不干涉。」一位接受過宋老師指導的學生在老師面前坦率地分享，「這是優點也是缺點，優點是對學生很好，讓學生有發揮空間；缺點就是同學之間無法像其他實驗室有一脈相承，跟著老師的研究主軸，作子計畫，彼此互相掛名，資源共用。」宋老師有自己一套作育英才的方式，他認為

為應當讓學生選擇自己的興趣，而非牽制，所以在指導學生時，他會盡量遷就學生的興趣和構想。但學生也說：「宋老師這種方式的研究過程，老師和學生都會很辛苦，因為老師要同時應付很多主題」。老師闡明自己指導學生的理念，「要讓學生有選擇權，要多元發展才對！」

所以，宋老師的研究領域就是如此多元，且成果豐碩，從流行病學、預防醫學到環境衛生，從空氣品質、自來水質到工業安全、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等。他想傳達的是「問題在哪裡，專長就在哪裡。」他說：「我曾經申請美國環保署的計畫，需要通過盲樣實驗的測驗，我獲得96分，環保署不相信，要我做第二次測試。因當時ICP（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）剛出來，經常故障，但我克服了。我很用功，每天都待在實驗室跟ICP奮鬥到半夜。回來臺灣，有一次申請國科會計畫沒通過，理由竟然是審查委員認為我缺乏實驗室經驗。他不清楚我的背景，其實我在30年前就從環境流病做到分子流病。」實作經驗是建立專業的唯一途徑，從老師的經驗中可以得知身體力行和耐心的重要性。

雖然仍覺得臺灣大環境不佳，有志於公衛者有志難伸，不過，老師還是以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勉勵我們，「用功就對了！」。

